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四一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御選古文淵鑒(二)

清

聖祖御選
徐乾學等奉敕編注……………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目錄

唐

韓愈

論佛骨表

禘祫議

復讐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目錄

原道

守戒

師說

張中丞傳後序

爭臣論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與孟尚書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浮屠文暢序

送鄭尚書序

送齊暉下第序

送許鄧州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目錄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

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論佛骨表憲宗迎佛骨入大內留三日乃送佛
寺王公士庶奔走贊嘆愈時為刑部

侍郎上
表極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義正詞直足以祛
世俗之惑尤為有
唐一代儒宗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
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
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
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
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

水心集通曰通
家湯泊主於治
人其說以要省
勝主雖漢初書
周之雖化中國
為更未至于亡
也浮屠本以壞
滅為首行其道
必亡雖亡不悔
蓋本說然也自
梁武不能曉用
滅國之術當身
而失至唐憲宗
識慮又出其下
直謂常事可致
福利惡式

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
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
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
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
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
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二

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
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
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繼未能即行
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
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
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
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

水憲劉及通曰
韓愈表諫佛骨
幾幾極刑要排
斥異端正誠不
屈至今漢漢猶
有生氣

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
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
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
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
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西域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
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三

尚存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
見宣政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
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桃鬼所惡茢草也以掃不祥左
公親被公使巫以桃茢祓除楚人悔之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
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

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

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感哉豈不快哉佛如有

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奏入帝大怒欲抵死在羣裝度等為力言乃貶潮州刺史

帝禘議

時陳京顏真卿李嶸柳冕裴矩仲子陵韋武陸淳姚南仲王紹王權等各獻議

惟顏真卿與愈合此議中所排五說即諸人議也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時貞元十八年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

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以陛下孝追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事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

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

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

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

司勳員外郎裴郁等議武德始

立四廟追諡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

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開元中乃

詔宣為獻祖懿為懿祖

合食于太廟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

章他人自不能及耳

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

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座之

左庶子李嶸等臣又以為不可謹案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

土封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

毀祫則陳于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座之議

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

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于毀座而不禘

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

員外郎裴矩曰建石室寢園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歲神主至禘祫之時則祭之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

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

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

考功郎陳京同官尉仲子陵等議天寶二年加號涼武昭王曰

興聖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

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

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

禘祫之議紛如聚訟此論折衷衆議條貫井然

晦庵朱熹曰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凡用當時體式直達事意未嘗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復曲折盡盡事理便是真文

之祭當少者也
辨公種學精深
蓋諸儒所不及
故其兩議獨深
得大君子應源
報本返始不忘
所由生之意真
可謂萬世之通
法矣程子以為
不可漫觀者此
類是也

臣照曰獻五說
俱確據典禮非
僅以辯論取勝

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
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定公九年公羊傳曰非禮也宮

廟即遠有殿而無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歲之主而復禁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

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商頌玄王桓撥注曰

契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欽定四庫全書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

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宜居東向之位景皇

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

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禮儀

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

不祧之廟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實太

祖明神意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

典據精核益知經
術之重

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

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

得失庶有發明謹議後卒從尚書王紹等議正景皇帝

神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而後決口朱子曰韓公本

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違懿祖之主則

當遷于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于諸室四時

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

自為尊不相降厥所謂所仲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

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

向于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

也韓公所議深得孝子慈孫不忘所自生之本意可為

萬世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復讐狀元和六年九月雷平縣人梁悅為父報

復讐狀豐殺人自投縣請罪物復讐殺人固有

典具典以其申究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

于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

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備州愈于是獻議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今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公羊傳

父不受誅子見於禮記禮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

定夫游辭曰聖人之治天下於暴亂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聖者皆王法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者聖人因權而為之法曰暴亂也是其子弟與共戴天者也暴亂也是其兄弟不逃其者也暴亂也是其交游不同國者也暴亂是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及其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

仕弗與共天下也遇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勿勿讐讐之則死

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

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

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

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于

律者其意將使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

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

欽定四庫全書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比百姓之相讐者也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

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

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

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

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

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將

水憲劉友益曰報仇殺人前已論之詳矣梁悅死而流固已異于報讐然坊之事然亦未能所核其父見殺之由而愈之謀亦不復及此也惜哉

於論事之中暢發闡發愈文往往有此所以出諸家之上

復讐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

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

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

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

律無失其指矣謹議梁悅事舊唐書見于憲宗紀刑法志新唐書見于孝子張瑒傳自太

宗至是復讐者七人原者三不原者四悅其一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以開輔

饒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愈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

欽定四庫全書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

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

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

竊以為十口之家並之以一二人于食未有所費今京

師之人不當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併其童僕

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

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

舉選者皆齋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

禹脩方廣曰
似李存義來
與卷

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
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
今緣旱而停選舉是使人失職而名災也臣又聞君者
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
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于古又不能盡
心于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
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
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傳說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

原道

真德秀云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
處甚多學本是借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

因學文曰求其所未至邊有所得如云軻死
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臨製前人非鑒空撰

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

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
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

與衍開源理統辭
達荷揚華未足方
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士

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
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干
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文公曰自
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
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
本于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
正却無近老氏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
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
議論之其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
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
則道德乃德名乃虛位也且須知此語為老
氏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
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程朱二先生有取于
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
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
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
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為性又曰
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
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
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
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曰
此是說行道而有得于身者非是說自然得
之于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之說而
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于胸中矣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

索川驛有光曰
原道一篇五言
正大發光備所
未發唐書稱其
與軒宏深與孟
則楊雄相表裏

之也其見者小也

老子大道
廣有仁義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

吾所謂德也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凡吾所謂道德云

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

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三

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主異
端者

必以聖人為奴附異
端者必以聖人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

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

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

而估估六經如
言我至其為文
神說萬狀出有
入無索落天地
則自孔孟後大
文章矣

鹿門茅坤曰周
佛老足道之一
生命脉故此文
是退之集中命

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鳥獸而處之中土寒然

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

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

之醫樂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思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急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三

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

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

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根其文源遠流
洪範鑒定藏
之其筆下變化
詭譎足以眩人
若一下打破分
明如時論中一
冒一承六腹一
尾

臣士奇曰孔門
之學在求仁仁

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

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

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

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四

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

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

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之為道甚大不
可以一端名老
氏見為小而非
毀之此千古與
學之源也退之
斥之得其要矣
顧猶曰博愛之
謂仁至大程子
定性誠仁之篇
更為純備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

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五

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

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言行由周公而下

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守戒

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秦地最近或德淄青連結為據所謂通都大邑

介子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也篇終曰在得人及裝度平蔡而愈之言驗矣

詩曰大邦維翰大雅板書曰以藩王室微子諸侯之於

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

人有定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核蘇也音鉤

而外施窻窬以待之定于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

其墻垣而內固局鐫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十六

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

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有不為

耳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

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

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

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

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

體局峭嚴字字精采杜牧守論蓋祖述此篇而氣之雄健則遠不逮矣

臣廷敬曰唐時藩鎮聲勢相倚故能方命自專若失其所與則強者無由跋扈矣文有繁然之新裁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

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前通曰孟貢之

狐疑不如童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而雅鷄大者曰子之必至

鷄小鷄也莊子越鷄不能伏鷄即魯鷄固能之矣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

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十五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

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

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道之所從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

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

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擬一道字為主識解嚴高而用筆尤

極其苦峭

迂齋洪邁曰柳子厚答韋中丞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弟子之說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

師說同此類為
師愈是以得狂
名余觀退之師
說云弟子不必
不如師師不必
賢於弟子其言
非好為人師也
學者不歸子厚
而歸退之故子
厚有此說耳此
文如常山蛇勢
救首救尾段段
有力學者宜然
讀

敘說曲折盡其
得龍門神龍非徒
形似也

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
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
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
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
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六

無常師孔子師郯子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間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
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人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
於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

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監官人玄宗召拜睢陽太守城陷與俱死
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萬春事巡為偏將合狐湖圍遠雖丘萬春面中六矢不動
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
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
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
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使國威
喪初巡功業墮敗指追奪遠官爵詔下尚書省去疾與許岷對簿百官議二人忠烈不可妄輕重事乃寢遠
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七

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虍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
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玄宗幸蜀令狐潮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
降賊巡斬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
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
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
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
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
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

東發黃裳曰張
睢陽提兵卒數
千抗強賊十萬
四百餘戰無挫
歟天下奇才也
保睢陽以保江
淮保江淮以保
四海在唐指以
中興焉天下奇
功也一死睢陽

餘事耳不當徒以其死節言以許敬宗之祖而有許遠之孫大可以門戶論哉

聞脩王忠堅曰巡既死議者罪

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得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適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當時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郎者愈特辨其不然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子

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司馬光曰賊知巡善用兵不滅巡不敢越過其南

陽令歸德府治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

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

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

屢道于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

大都督立廟睢陽號雙廟

其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

霽雲頓丘人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故巡遣霽雲乞援

賀蘭嫉巡遠

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

巡以食人惡巡以死守睢陽人媚其功以為降賊謝少與巡善為立傳表上之肅宗感悟而巡大節自於世歐陽公旅中述傳跋云以斯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進之所著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詳略今輯而撰世亦少矣

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刀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主

園中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常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麤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

臣乾學曰華陽
生色其是頃頃
子長昌黎於襲
此最慎故唐書
撰此以定許遠
之集

一解一難開闔
法

永叔歐陽脩曰
退之作諫臣論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

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

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

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

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

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

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毫宋間或

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

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注

爭臣論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
乃求為集賢寫書史竊讀官書六年成

進士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徒
居陝州李泌為陝觀察使問城名泌入相

薦為著作郎德宗
時拜諫議大夫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

鄙人董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以陽城不能
舉諫卒以諫顯

人皆謂城之不
諫蓋有得而然

退之不識而妄
譏得獨以為不

然當退之作論
時城為諫議已

五年復二年始
廷論陰贊及沮

延齡作相欲裂
其麻才兩事耳

當德宗時可謂
多事付受矣宜

戒將強臣雖列
天下又多猜忌

信任小人於此
之時豈無一事

可言而需七年
即當時豈無急

於延齡陰贊兩
事者而為諫官

七年遠過其事
一諫而罷以塞

其責向使止五
六年而遂遵司

常是終無一言
而去也何所取

武

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陽為諫官人
仰望其風采

曰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
日夜痛飲人以虛名譏切之

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恒卦六
五恒其

德貞婦人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吉夫子凶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

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

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注

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蓋上
九象

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

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

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

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

水心葉遂曰韓愈作諍臣論年甚少是時意誠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為之速其出入憂慮終不能有所為似去陽城遠矣城與元德秀卷舒以已而不以人唐人有不及者近於果漢人矣

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

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

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

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

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

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讀趙故雖

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五

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周官

君陳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

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

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

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

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

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嚴穴之士聞而

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

迂齋樓曰此篇是嚴規政學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參看

鹿門茅坤曰此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開合如一線

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

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

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攷

攷屹屹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

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五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

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

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陰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

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

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

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

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